

集點

超商的集點活動又開始了。這次是仿擬日本火紅的香菇小遊戲所製成的原子筆。超商很賊，特意在結帳時放個別致的小籃子，裏頭裝滿銅板價小零嘴，旁邊則用仿擬孩子的可愛筆跡寫著溫馨小提醒：「還差？元，就可以把菇菇帶回家。」語氣一派天真無辜，意圖掩飾慫恿消費的陷阱。比孩子們更天真收集家們卻往往帶著一種為成就偉大事業，不惜慷慨就義的衝勁與狠勁：「差五元？那加買這個！」，我不只一次目睹偉大的收集家們的忙碌，一雙炯炯有神瞳鈴眼對蒐集品射出勢在必得的精光，另一隻手則在籃子裡隨意一抓、一丟、一吆喝，點數到手，還附贈額外獎勵小零嘴，有吃又有拿。收集家們滿意極了，活像談成了一筆難能的大生意，志得意滿的離開，邊走邊數著集點貼紙如鈔票。

我對收集並沒有極端的狂熱，風涼地看著全民瘋集點，購物時計較的不是如何省，而是如何貴，貴到恰恰好，好到獲得最大的集點效益。「差一點」夢寐以求小玩意兒就可到手，偏偏兌換期限又迫在眉睫，這時全民都成了你的好朋友，以一種茶炒一半驚見缺鹽，火沒關急著吆喝問街坊的熱情，四處求得「一點」的幫助。超商收集熱是我的生活小景，饒富興味，不過投入，倒是敬謝不敏。但說開來丟人，我有一個死穴，非常喜歡沒有嘴巴的貓，那隻擄獲滿原遍野花漾少女的神奇貓咪，使我將以往對大眾收集熱的嗤之以鼻拋諸腦後，暫時晉升為充滿活力與熱情的收集者之一。

從超商換上粉色無嘴貓廣告，宣告新一波的集點活動又盛大開鑼，我聲勢浩大的蒐集生活也於焉展開。猶記超商贈送無嘴貓公仔時，還是社群網站未出世的年代，和無嘴貓一樣矮小迷你的女孩，翻出了國中和國小的各年級通訊錄，一一詢問是否有多餘的超商點數，逐一登記後立即行動，挨家挨戶去取點數，短短幾天就把家鄉小鎮跑了遍，萬聖節走街要糖似的。超商如果知道有一個少女，甘心飛蛾撲火般跳進它的商業陷阱，還為此投入了超乎常人的恐怖執著，實在應該加頒隱藏版無嘴貓以資獎勵。

收集點數，聽起來是很簡單的事情，不過就是消費到一定金額嘛，何必挨家挨戶討呢？其實，在蛋餅加溫奶茶只要四十元有找的屏東小鄉鎮，鄉親父老們對便利商店往往懷抱著一種可遠觀不可消費焉的敬畏之情。把「吃超商的早餐組合」和上館子相比似乎有些誇張了，但我直到高中畢業為止，都還將「超商早餐」當成段考達成學業目標的自我獎勵。高中離家，小鎮裡的雜貨鋪數還比便利商店多。我一直以為屏東的超商分布已經夠稀薄，後來得知台東多數鄉鎮只有一間便利超商時，內心那種微感欣慰又寄予無限同情的複雜心境，委實百感難以言表。

父親是個節儉的人，寧可多走一段，過橋到鄰村的雜貨鋪買菸（那間雜貨店的物價是附近最便宜的），也不肯對隔街新開張的便利商店屈服。他對於我蒐集超商點數的行為完全難以理解。「那個擺著有甚麼好看的，真奇怪。」隨著我書桌上的無嘴貓公仔越擺越多，父親經過時頭也越搖越重。我知道父親其實對於我「進超商消費」的奢侈行徑難以苟同，卻又不忍責罵。然則不肖如我，竟本著對無嘴貓的熱愛，堂而皇之以任性女兒的傲驕姿態，無視父親的不以為然，繼續行

走於蒐集點數的偉大道路。但沿街討點數的事始終不敢讓父親知道。

有一日出門找同學玩耍，手機忘了帶出門。返家時已是星夜，躡手躡腳地打開門，家中一片安靜，劃破肅殺氣氛的是母親一聲喝令：「你還知道回來！跪下！」我自知犯過，雙膝曲下，在大廳前低頭認錯：「對不起.....。」母親是真的動氣，眼神凌厲，毫不同情，烙下一句：「你自己好好反省。」說罷，轉身去睡了。

父親坐在客廳的木椅上，安靜的抽著菸。我的腿又麻又痛，但不敢站起。父親專注地吐著煙圈，良久，才平靜的問：「你不知道晚回家，大家會擔心嗎？」菸霧白濛裡，我看不清父親的表情，這句話，卻至今還能在我心中清晰地迴響。我想回答父親「知道」，聲音卻被淚水哽著，終究只點了點頭。菸燒到剩一點火光。父親熄了菸起身，轉頭問我：「妳在集的那個超商的娃娃，要怎麼換？」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零錢，想想，又抽出一兩張紅色紙鈔，伸手遞給我：「回來就好。沒吃晚餐吧，你拿去買超商的黑輪。」

我有些不知所措，站起身來接，麻痺無感的腿讓我險些跌倒。一直在眼眶打轉的淚滑下臉頰，不知說些什麼才好。偷偷在心裡立誓從今天起長大，不再讓爸媽擔心。雖然後來仍不時惹禍。但那個晚上，關東煮晚餐換到的一張小點數貼紙（我偷偷標上日期，貼在隨身攜帶的記事手札裏），已被手指摸得微微起毛。離家北上後，每當這個多雨的城市撐起傘，用一襲陰影覆去喧噪的繁華，無人知曉的暗冥，我寫下殘破零碎的詩句，用文字將點數貼紙密密實實地包裹，祈求能藉此得到父親對女兒離家未歸的寬藉。

小時候讀到「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捕魚去，怎麼還不回家？」覺得無趣極了，長大後回憶起這短短的文句，聽著台北的雨聲點點滴滴，滿城飛絮，不禁悚然而驚。我蒐集的凱蒂貓公仔已經足夠覆蓋書桌桌面，打包隨身的行囊，始終陪伴著我的，卻是靜靜躺在札記裡，早已過了兌換期限的點數。

天黑了，女兒卻還不回家。爸爸，你還會原諒我嗎？

該去哪間商店才能得知，名為生命的活動期限到何時為止？社團、愛情、學業，我四處奔走蒐集生活，著迷於點數的華麗圖樣，以為集滿就能兌換夢想的入場券一張，殊不知所有的庸庸碌碌汲汲營營終究淪為一只無謂的贈品玩具。致力蒐集點數，渴望捕捉花花世界綻放的綺麗，曾經使我獲得幾秒鐘狂喜的擺飾靜靜蒙塵，在多雨的城市，我成了無語的人。

終於，思念行過長長的盼望，抵達短短的連假。終於，從不知所為的盲忙中抽身返家。初下火車的急切，在行經曾經閉眼也能清晰指認的熟悉街道時，緩下腳步。

巷口開了新的便利商店，新的集點活動，這次是仿擬日本火紅的香菇小遊戲所製成的原子筆。商店外一群穿著制服的小女生，吱吱喳喳的交換集點進度。我才驚覺，過去悉心蒐集的那些青春片段，兌換成記憶，也不過是幾尊可愛公仔，輕盈的空心塑膠殼。只有那些生命不願輕易兌換的愛與幸福，沒有期限。

父親從來不明白雉幼的女兒為什麼如此執著小小的點數貼紙，卻給了最寬大的放任。貪戀著父親卻羞於擁抱所以撒嬌耍賴，多年後望著星空想家，指尖碰觸

著集點貼紙的光滑亮面，想起堆滿桌面的超商集點贈品，才模模糊糊的明白，父親的寵溺。

彎入曲折的衢弄，家還是舊的樣貌。好想聽見父親說：「回來就好」。